知足齋文集

知足齋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序

傳

第三卷

墓誌銘

墓誌銘

第四卷

墓誌銘

第十六卷

跋

祭文

行狀

哀詞

文集目錄

知足齋文集卷第一

大興 朱珪 石君

賦

納涼賦以薰風自南來爲韻 壬申大考二等二名

當丹陽之炎夏爛赤霄之火雲珠斗宵明指南離而鵲麗金烏晨御亘北陸而龍蝹長養辨四時之德華葩開九野之文玉琯則五音中徵朱旂則三入爲纁六月溫颩避夏曦之趙日一天涼宇納秋爽於漢汾豈楚何之雌雄正披襟而即至蓋虞廷之搏拊欲解慍而如薰則惟松生堯棟鳳叶軒筒袪翔陽於丹谷來閶闔於碧空

陸舞朱蘂不金莖而能露厨搖翠篷以紈扇而生風何冰鑑之淙琤青萍起末訝玉壺之寒映白氣如虹涷雨初晴林蟬嘶而淸越浮嵐欲滴飛泉潄而玲瓏曲水中央欲漾芙蓉之槳金波影裏偏宜桂樹之宮自有淸音非管弦與絲竹未聞天籟發蘭蕙與芎藭從九行之箕畢失三夏之炎融且夫即事有宜賞心有自事與時遷境隨心異山叢桂而能幽徑修篁而自翠奇峯則嶺上多雲懸瀑則天邊佩璲抱涼月而如珪煮青精而作飯此遯士之所私非通人之所貴乃有璺卿以素景摛辭詩人以淸風明志玉川七椀揮毫則蓬島如歸杜老層

次振素則寒山自致冷然善御雖莊列之寓言飄若浮雲亦文章之能事至若甘泉避暑之宮曲江賞花之地雖各適於一時未足求其深意惟我

皇上坐明堂之个披鴻寶之函露湛彤墀則思小民之暑雨風生雲牖則念茆屋之耕鑪扇暍下車周武之心如一揮弦賡載重華之治可參鹿解蝍鳴省日躔於東北授衣流火測星候於西南所以天辰惟協於極農時不失其三然後升高明而遠眺望開渠祿而召馬枚王并觀邇千辦則花明　御苑沙棠作楫十洲則海近蓬萊山氣青空當雨餘而舒卷水光綠淨共晴景而徘徊

咳唾九天灑碧虛之明月澄鮮四宇淡赤曜之玫瑰是以庶徵應時而各至八風從律而自來爰獨逍遙乎玉陛金戺披拂乎廣廈露臺而已哉

瑾瑜匿瑕賦 以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爲韻 大考二等九名 戊寅

瑤海天通崑山地近白虹比德流光則外景爲昭丹木同輝凝液則中含若隱辨瓊源於方折知大川之能匯細流求玉韞於員嶠見崇阜之不辭塵坋必巨量之兼容斯效珍而惟謹相彼瑾瑜奇光未鑿孕赤城之霞氣自見精神沐暘谷之朝華難淆美惡雖處人懷璧方疑太璞之渾淪而趙價連城正待良工之礲錯苟瑱玗之

微玷雖爲披腹而呈況瑎玉其未分更懼吹毛而索藍田異祇蠶蟲浮鈞碧樹交柯非無隕擇將比照於然犀翻致輕乎抵鵲然而道惟虛而善受瑕既匿而美揚縕支璞於黃中不類碔砆之混較精粗於白璧還成什襲之藏若天宇兮絪縕六器見山川之采象星河兮般駮兩圭發日月之光獻自玉人仍瞬然而不滓珍之天府更闇然而彌章詎以小疵累其大善方九鏁而三薦比六瑚而四璉荊和自剖照白珩於楚山姬后來游鎮容刀於周瓛識其斑剝則鑒賞乃眞加以磋磨則晶光愈顯似即月而求珠若披雲而見晛是以萬殊之品歸乎

并包一心之權妙乎允執陰雖有美豈云以暗相投瑕不掩瑜自可兼收並集懸爲朝采固不晦其文明捧出夜光非無分於裼襲寶昭質之無虧何他山之可及我皇上彌綸萬有拄宥兩儀星正璣衡珠斗協鳳凰之紀時和玉燭球圖燮龍馬之奇環海瓊山天下來王而來享蹌題玉藻

聖人觀我而觀其惟範圍大造而不有故鼓舞萬類而不知於是勞以奉三照同作兩和玉瑄於軒筒欽瑤繩於堯象闢門明目輯嫣瑞而道嫓重華祝綱式圖受商球而德符味爽是則乾苞坤絡莫不資以生成而豈嶽

峙川渟所得喻乎高廣也哉乃作歌曰

皇德踰照六合寬天文地文同大觀赤日白月雙球玕

鑒影不用冰壺寒陰陽不敢藏其端

濬哲如舜惟生安若山出雲潤巑岏滌瑕蕩垢聲珊珊

擬議

聖德形容難昭示玉檢垂不刊

元芝之賦

虛舫之庭有丹畦十祥之所樹也其東南一株萎而靑

歎予憐而勤溉焉旁生一芝色黑而潤爲賦之辭曰

虛舫北兮徑丈尋繚垣薜荔兮朔風不侵夕陽返昇兮

皓月照十祥華斂兮綠葉森森東南一枝兮半枯半豐
叶漑以清泉兮沃以膏沈元芝茁兮元牝洩元關啟兮
元珠琰十祥韡鄂兮環畦同心元海粒粒兮誰胎誰妊
知白守黑兮龜蛇蟠韡叶流珠金華兮鸞鳳喈喈元之
又元兮膏陽帥陰家帝之先兮女丁婦壬亂曰
元芝兮甤甤十丹兮離離雨露潤兮膏液飫化腐穢兮
茁神奇春蘭兮秋菊懷美人兮空谷同心賦兮羌不言
莞相眎兮曾波目

序

福寧府志序

福寧去福州東北五百四十餘里界以重嶺環海三面形勢奇險爲閩浙之左家余庚辰秋奉
命來閩司糧驛兼巡福州福寧二郡既考圖籍獨福州有志成于今運使錢塘徐君而福寧缺如詢之則自前明神宗癸巳歲迄今百七十年無繼修者時福州太守犍爲李君先自福寧移守于此間言曾手輯之有草本未成予勸君必成之然以爲福州首十郡日夜治事不得休豈暇及此哉今年春君謂予曰某親老矣忽忽將告歸顧前所爲福寧府志幸已成書請及今刻之以備遺忘余怪問其故何成之易也則君于聽訟決簿暇數

漏刻燭不假手于他人如是者十餘月而竣可謂勤矣出而讀之詳核該善凡言形勝利病若道其戶內并竈覼縷緯繣無關于口者偉哉眞李君一家言也昔太史公作史記歐陽子作五代史司馬溫公作通鑑皆本末條貫出于一手近日之爲書者總萃參伍無所折衷又志書往往作于當事開館延客歷歲而成帙前後舛迕者不可勝指若君之勇于著述斐然獨纚百七十年之緒刻期于歲月誠不可及也君爲官廉而愛人所在有聲閩人不知織君始教之養蠶樹桑行有利矣乃以憂去君喜吟哦題刻徧山石其天性所好異乎世之爲吏

者子尤嘉是書之有功而成之獨勤也故爲序以告後之覽者

壽陽縣志序

仁和龔君宰壽陽三年既勤于民興于學乃以所修縣志示予而請爲序予讀之簡嚴有條理其于壽陽受陽之辨桃水洞過之脈尤明核非儒者不能爲也壽陽東走井陘西掖太原扼太行之項地固且衝民俗剽疾君勤問疾苦謫其稗政進民之秀者而講勸冶鑄之又旌禮其孝子節婦以風勵之葢斷斷乎儒者之治矣予獨感人之仕宦如傳遽耳而愛樹之勿翦桐鄉之奉嘗其

入人之淺厚如膠漆筋幹之不可解其所自爲者然也昔昌黎韓公使王庭湊過壽陽驛題詩云云至今金石而尸祝之嗚呼非其道德文章忠義之沁人心脾者如是其烈歟然則人亦何可以逆旅視其官而不勉其所以自壽于斯世者獨如效一官而徵一國哉

應州續志序

予於戊子秋抵晉時蘇中丞方下教所屬講求水利檄在鎖院發官書得應州牧吳君條覆水道井井予與冀寧監司胡公盡紙讀之曰此其言有物良吏也其後君來謁則知以名進士官陝右最久察其治應果有意行

其言者今夏鄂中丞以平定州需才訪於僚屬舉君對中丞曰可遂薦之　廷君瀕去應錄所續州志十卷寄予予歎曰君眞不愧此州者顧予疎於考核屬予友戴孝廉東原校之戴君曰應州錯見於周隋書不始於唐明矣吳君搜考甚善顧新舊唐書皆不見應州沿革之由則唐地理志雲州永淳元年爲默啜所破徙其民於朔州矣此地則天以後蓋棄之甌脫也予曰信矣邪興於沙陀其蹟多在應州應之於唐不以爲幅地矣戴君又疑陰館灅水黃花堆皆當在應州之西予適以勘工之右衛反自左雲出山南行過山陰西北之黃花岡

經代岳鎮乃渡桑乾東南望夏屋面雁門時吳君道謁
問應州尙在山陰之東蓋遼金元明山陰隸於應而今
之州不兼有也嗚呼考古之難非讀破數千卷書壯遊
數十年而又生極盛之時廣輪九達險關不戒豈足撥
源流辨華離哉　國家闢西北地二萬里今之勾注近
在閫閾予行次威魯助馬口闖邊垣攬形勢葢天下一
家民之畋宅生成於
聖人之世者百有數十年矣考鏡是非勤問疾苦因其
利而無逆其防亦儒者之所得為也豈獨治應哉

傅君令高平之三年以修志告曰志之闕也百餘年于玆矣縣有老儒司君昌齡者多讀書諳故事及其無恙文獻其有徵乃聘戴孝廉純浦輯之爲二十二卷明年春脫稿寄予而問序焉讀之詳簡有法可以示後矣憶歲戊子予自楚臬移晉踰太行睎天井道出高平考所爲羊頭之山長平之壘慨然念斯民命于兩閒嘉徵沴劫惟其所値爲可感也予承乏此邦者數年東過井陘北度勾注出重邊抵大青山之麓古所謂險塞之地鏖躪之場者今皆畛畷聚落耆孽作息鷄犬不驚矣

聖人在上萬物康阜人民壽考豈一世之澤歟晉俗勤

儉上黨之風尤醇官斯土者得從容考鏡往蹟坐理殷
庶歌勞勤苦可不知其所自耶無爲繭絲而爲保障使神
禾連穎丹水化爲廉泉此則予與良有司所當孜孜共
勉而茲書誼可信其不朽矣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珪自乾隆丙午孟冬視學來杭以非守土之官故釋奠
外未謁羣神戊申冬鹺使盧公以新修吳山城隍廟志
稿屬余校勘乃知神爲南海周公其忠烈詳于明史本
傳通鑑輯覽彰彰也
鑾駕親臨

御書標列豈偶然哉己酉正月二日乃登山謁廟是時
中丞覺羅琅公方有三日偕詣天竺禱雪之約珪以城
隍司民且神久著靈威竊默致私禱其日微雨厥明同
謁天竺歸而靈雨三日仰惟
天人協心所謂歸之太空不可得名者歟抑中庸稱鬼
神之德體物不遺而推闡于誠之不可掩斯理也聖賢
反復申明之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視諸掌乎百吏治民于明百神治民于幽皆代天之職
也而能兼察官吏使不敢逞于人上其善惡公私彰癉
感應捷于呼吸者非神不爲功惟君子能信此理故修

身愛人而極于參贊其次亦有所敬畏而不底于邪反是則無所忌憚而不可言矣案城隍廟祀始見于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開元五年丁巳張說之祭文又若張九齡之于洪州李德裕之于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隱麴信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災祈于四鄘宋災用馬于四鄘鄘庸字古通用此城隍之祭肇于伊耆矣又案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人縱火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從北來呼曰

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邑人爲緘立祠此以人爲城隍神之據也故五禮通考備載之夫五帝五官農稷后土凡禦災捍患有功德于民者當在祀典然則斯志之修其于成民飭吏之道所係豈不大哉食斯土者其其凜斯義以施實德于民則天人孚而雨暘若矣

雁蕩山志序

雁蕩周迴百八十里之洞天也自開闢以來閟靈慳奇雖以康樂鑿山開勝而僅得其外郛之斤竹古人疑以爲海水漱齧沙去而石骨留亦善狀其玲瓏嵚硊之致矣然而峯峯皆如鬼工雕鐫形態萬變而無不酷肖似

爲帝釋眞靈之幻戲不可思議者也予于乾隆丁未仲冬案試浙東自台之溫由大荊出芙蓉取道山中不迂半程然所涉覽僅得石梁靈峯靈巖馬鞍及四十九盤嶺耳晷短力紈雖龍湫之瀑未暇窺也何論雁池輒爲詩九首識之已而樂清教諭范君鈇以所輯雁蕩山志示予曰初得施生元孚志稿校以明朱諫舊志鈔成十七卷可謂勤矣夫茲山以險僻得全其天巧而無人工穿鑿之故奇然讀侯一元雁山供億之議則尤物尚足以累民可不愼哉游之勇者莫勍于徐宏祖或緣而上絕壁或縋而下淡谷梯窮濟以木木窮復濟以梯梯木

[illegible]窮則引繩揉樹幾與飛猱爭勝矣乃見雁湖之頂窪者不啻六焉其水分墮南夾隝中此其源也欲窮茲山之勝非飛仙畸人不能敞其帡幪矣昔蓮池大師游天台欲往雁蕩以惜人力不果行好奇者得是書而卒讀之亦可以爲臥游之助云爾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

唐權文公載之詩文全集五十卷前有集賢院大學士楊嗣復序云公昔自纂錄制集五十卷託友人湖南觀察使楊憑爲序公元子中書舍人璩不祿嗣孫憲奉遺集求鄙文以冠首五十卷次弟具在集目云案公集流

傳不絕如綫入四庫者僅十卷總目稱內府藏本明嘉靖二十年楊愼得之于滇南劉大謨序刻之文苑英華及唐文粹時時散見王尙書文簡公曾見全本五十卷著于居易錄稱無錫顧宸所藏劉體仁之子凡寫贈王者詩賦十卷文集碑銘至祭文共四十卷實五十卷也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寄書于阮中丞元素之鄉不足齋鮑以文鮑曰無有聞朱竹君先生家有之阮以覆彭彭大驚詢之于珪蓅然也問之姪錫庚對曰有之然先人弆貽祕本不敢以假人問其所得之自曰孫柳居賈書賈告予父曰有不可得之書在某公處公能以[illegible]

名本數種易可得也予父允之陶果得其書請假鈔一部以原書歸予父然則海內不過二本耳不敢輕以示人予笑曰姑假我一觀可乎錫庚不得已遲日送至予覽披一過眞五十卷不傳之本也亟晝夜命書手鈔成而以原書歸之椒花唫舫以鈔本假彭公彭大鑿影鈔一部手加丹黃校勘塗乙請予序其原委行將梓之已而公病薨于邸予曰權文公集不可得矣屬其門生緩索之于其家彭公之孫邦疇曰信必完璧不日而鈔本復還予覆閱之則彭公病中手跡如新也自癸亥秋至乙丑春珪既進知足齋詩集荷

御題詩冠于首退而喟然曰權文公忠孝良相其集海
內僅有四本不及時授梓可乎同志者聞而踊躍集腋
成裘日善舉無獨爲且彭公遺志也乃俾甘梓人以宋
體寫之予陸續校正竣五十卷蓋書之顯晦有時數也
案公天水略陽人貞孝權公皋之子舊書稱其自貞元
迄元和三十年羽儀朝行直諒寬恕言動無飾述作雅
正而宏博時人以爲宗匠孝弟力學變亂有聞疏延齡
恣行巧佞論皋讜不書明刑賞皋之餘慶所鍾也新書
稱其雅正贍縟醞藉風流皆紀實也公忠鯁繼宣公之
後山斗啟南陽之先斯文不墜蓋有天焉其忠孝之氣

耿耿與日月爭光矣刻成鳩工諸君子例序于後

寶坻王氏家譜序

寶坻北王氏當明永樂間由小興州而來遷於王甫營成化中有名翱者甲午舉人官至嘉興通判徙居城中傳至今十二世矣予妹夫儀堂振𠝹承其尊人信齋公之志鈔家譜稿示予請爲序予惟姓氏混于司馬遷而漢唐以來尤重譜牒漢王符有姓氏篇晉王宏齊王儉梁王僧孺各有百家譜唐王元感著姓氏實論此皆王氏之故實也然齊五王氏合而爲一今王姓徧天下即寶坻一邑而南北分支非家自爲書豈免令狐之誚乎

祁吾聞之敬宗者將以收族也韓子曰篤近而舉遠人必親其本支而後及于祖免之族三王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有源也有委也是爲知本觀儀堂之書知其近于禮意矣時予將以使事出都遂序而還之

樂府正義序

珪年十三從學于朱稆堂先生先生方以選拔生待補教習詔珪曰不讀線釘書無用也授以攷工記明年夏珪讀天官至秋官先生喜曰如此可教矣早起入塾先生已雒誦朱文公戊申封事三遍是歲甲子秋試前先生曰我無可用功取十三經重讀一過文獻通考閱竟

部比入闈卷在程武進相公房稱時爲庶吉士薦而不售先生曰我于書無所不嗜而尤得心得者在古樂府他日成一家言無憾矣明年先生歸歲庚辰珪之官福建過嘉興謁先生甲申聞先大夫憂奔喪返再見先生曰我樂府正義成矣他日子能刻之吾願足也丁酉間先生赴庚子珪視學于閩先生之子鼎以手鈔數卷示珪不及讀讀丙午珪來視浙學乃屬鼎以原稿本及鈔成全書來校之竊惟虞書教胄先詩而後律從之三百篇皆可弦歌則皆樂也及漢以降始別爲樂府見班固志而他詩則徒歌至唐以後則樂府但爲詩之一體不

問其宮商不沿其本義又限以四聲之韻而爲律是律其所律非鐘呂之律也好古者桼古經書而比之別爲韻學夫句音爲韻和聲爲律清廟之奏何韻之有乃取離騷而改叶讀之是欲𫝑僑如之足而適齊人之屨也抑好古而忘其本矣先生是書博綜心契其悟解或得之夢寐其考證皆根之經史眞能自成一家言足以傳世而不惑者原本各卷開附唐以後太白子厚諸篇而別爲新樂府二卷則唐宋後作也竊謂唐人全詩各有注釋且其體離合不一今斷自隋而止爲卷十五先授之梓其唐人之沿古樂府體者別鈔爲二卷還之其家

以待他日之續刻屬先生孫鴻譽校之爲序其大略如
是

淸祕述聞槐廳載筆序

翰林史官也自古歷三代越唐宋元明暨
國朝代以爲榮然非獨摛文藻誇寵遇以蓬山爲捷徑
也必將敦品茂學處則傳名山出則作霖雨入則爲羹
梅所謂鹽相須用讀書人蓋古今名賢大半出此而負
此官者亦不少矣法梧門司成優學而守官其爲學士
也則著淸祕述聞十六卷其官祭酒也則著槐廳載筆
十八卷實事求是文獻足徵詳矣確矣珪無狀自年十

入選館出入中外三入翰林今且薾然忝二十四科之首稱先進焉服官五十二年每以人才爲斷斷而尤念釋于翰林諸君子相期近文章砥礪廉隅以副聖主求賢若渴之意讀梧門此編不覺反覆而三歎也

贅說序

雙湖潘君以其讀書窮理心得之言綴爲數卷名之曰贅說質于余余讀之見其于天地陰陽造化之原人物幽明純雜之故皆本經術而參之以心悟不襲周邵張子之說而脗合闡發成一家言潘君之者書可爲用心于內博說而約思者矣君方將試吏事則由是以求之

民物之情利病之實不徒託諸空言也夫修辭貴立其誠苟能設誠而致行之則民事皆天心也吏事皆性學也君其以是察之必知有自得而逢原者余愧荒落竊以是義為君進

湯對松侍御館課詩序

舊制　朝考進士論詔疏及試帖詩各一其選入詞館者教之三年藝成而後散館曰館課所謂館閣體也乾隆辛未　朝考題賦一狀一論詩如初或難之而對松湯君既成其三獨于詩有四章歸然第一入翰林人曰湯翰林尤長于詩矣及丁丑會試己卯鄉試

詔始以詩試士其體五言八韻一如試進士者天下駸
駸乎家弦而戶說也自予少時粗學古詩不喜爲律體
戊辰改庶常分習　國書既未嘗究心于館閣之作而
于試帖尤茫然其後齒漸長而後生或以所習請益恥
無以應之乃取唐試帖及今館閣諸公所作辨論之稍
析其涇渭矣又竊聞少宗伯金海住師之教以試帖與
制義相比附若繪萬象于方寸羅九牛于芒刃繩墨既
中適乎自然然予役役在外心知之而不能爲也丁亥
夏承乏楚中而對松先生設教于江漢書院諸生請其
在翰林時所作館課若干篇授之梓人予得而讀之典

切清新備體而盡變美哉進乎君告予曰某爲庶常盍嘗質諸海住師而以爲詒同館之士翕然推之而褒然舉首予祕殿足爲佳話也君自史官擢臺諫卓犖有所建白平生詩文富于篋笥此其羽勺耳江漢之學者由是津逮以窺其岷源與海委也請以吾之言觀之

張白蒓詩序

予嘗再之楚攬祝融荆門湘灘洞庭江漢之鬱離諸蕩愛其雲物烟雨迷離變化山禽澤葩幽冶娟烈離騷九歌之意儻恍遇之以爲其文章必稱是也徧索之而得

蒲圻張君白蒓之文白蒓初以制義名家前明　國朝諸老未之讓也既而泛濫于詩騷古文各體老不得一第欲極遠游以吐其奇前登衡山謁武當窺太室少室未足也喟然曰遂古之勝起于西北乃束腰攀絙上太華之顚俯睥昌黎悲咽之處不啻井底耳嚴冬禮五臺踰雁門出殺虎口徘徊大青山之麓而拜于明妃之墓十二月陟恒遂游　京師觀天子之宮闕循西山下天津至于東齊宿留蓬萊閣者四十日櫂舟泛海島瞰日月初出波濤沸騰之聲色自冬徂春客岱山之頂四越月而後下所至大書刻石還

詞　孔林鄒嶧凡古聖賢君公烈士貞女之墓蹟必形而誌之爲古今詩賦銘頌文不下數千首矣君初不持一金坐獨輪車所過壯其志喜其文者則轉送遞之一僕中道去遂獨身間關載書數千卷辛壬癸甲屈折走數萬里其愛古悱惻出于至誠表彰幽遯尙論忠厚至謂明妃必不貳節其性情之摯艱苦百折而不悔也君之詩溯源于漢唐而有山川奇偉之氣助之詠歌太平無抑鬱蕭瑟之感然則其中之養者近乎道矣抑吾獨怪古人高山之上淡谷之中常恐千秋萬世名湮沒而不稱豈所謂三不朽者必如是之汲汲歟君浮雲富貴

脫屣家室而獨不忍忘情于是者何歟豈其蓄于中者有不能自遏者耶吾聞五嶽三山蘊眞宰含靈氣不獨其名尊也君歸而倘羊乎蔣山之廬朝歊夜歕海嶽之妙與神俱存口不能言書不能傳束囊萬卷如蜃虹雪萼飄揚于大塊之間斯君之游也內矣于其將歸一言以爲贈

裕軒詩集序

裕軒學士既卒其門人劉蔗林侍御持其詩草示珪曰此吾師一生出處性情之實徵也公旣銘吾師矣請序刻之予覽其集曰從擲曰于役曰靜居曰歸田蓋所手

訂者猶憶前年裕軒曾言有詩草欲予爲校正予曰何汲汲爲裕軒遂不果示未幾裕軒逝矣是予負吾友之志也裕軒未有後而侍御爲之修祠室于墓所刻石誌阡以垂久遠今又欲裒其遺集抑何勤也裕軒不求工于詩顧其胸次素潔遇境發抒往往有眞意而尤近道而可傳者在歸田一集皆其晚年之作高者逼陶韋其落落即事言景亦北宋之音也裕軒少壯橐筆據鞍出使齊蜀扈從灤瀚有爭先鳴盛之意氣中流引退嗒然移情徧參苦縣耆闍之學卓然若有所得超脫糾纏不攖寧而呾化可謂懸解矣又爲用此語言文字爲哉顧

侍御古處之意不可違也予輒擬芟其蘇蕪存其潔淨
者若干首而歸之虛林因誌其大意云爾

今雨堂詩槀序

吾師少宗伯海住金公出處行實之大端珪謹著之于
誌銘矣先是歲乙巳令子三吾郎中以公今雨堂詩槀
十八冊屬珪校勘蓋自癸卯迄壬寅六十年所作幾萬
首無體不備也憶珪自丁卯秋受知于公及庚子使閩
過杭公款我于湖上中間出入南北相左者幾二十年
故雖親炙門墻尚未有以盡闚吾師之涵蘊也及奉詩
槀本攜之篋笥又幾五年乃得盡讀全集望洋而歎想

觀華嚴寶藏目眙而神駭也竊覽吾師之詩而思吾師之爲人直內而方外其天性篤于倫紀故于根源哀樂之地醇滚愷惻老而彌摯讀之使人孝悌之心油然忧然而其立朝敬事授經忠告尤見正風大雅恪恭直諒之所充流有不愧乎表裏如一者若夫師友親串之久而敦閨庭子姓之雝而肅自起家出入以及

予告林居聚散近遠勸規愉戚皆一一見諸詩至于大篇險韻陵轢蹈蘇腹便五車役使萬怪又獺祭贊植者之所望而卻走也公以魏科峻望洊陟寅清賡颺勲華衡杓瀛嶽擩翰之士得其片鱗毳翮可以揆雲而

漑津矣豈知公之得于天者既厚而沈酣經史丹黃點勘旁及梵乘孜孜矻矻終身不倦其學力之所埤益尤不可誣也古稱蓄道德而能文章若吾師者其立行本末夫何歉乎凡應制及試帖諸作別爲一編其全不能盡刻也擬掇其卓犖精粹者若干首先授之梓校竣爲舉其厓略以告觀者

四圖集殘序

余識羨門孫君三十年矣君以詩鳴而老於游再渡海探武夷九曲息駕于茗上皆有圖以紀勝而舊雨今雨吟題磊砢彙而編之有新新不住之感焉昨來謁余于

武林而君已皤然矍鑠翁矣又示余彭城集擬陶諸作則恬憺怡愉漸近自然亦君之學與年進也古稱詩人窮而後工君負才不獲揚于著作之庭而狎鯨蛟之巨浪躋巉亭而嘯呼胸中之奇不帶雲夢今雖老矣猶以貧不能安于家食則君續游之蹤跡且將蠟屐徧名勝爲他日圖成五岳作雲臥觀力將與造物者游豈數幅之所能畫哉適余將去浙君來索題書以應之

淺山堂詩鈔序

趙生輯寧以其手鈔尊人淺山堂詩草示余僅五十餘首言曰輯寧早孤及有知識而先人手蹟散漫巳失蓋

三十餘年來從舊游先輩處掇拾錄鈔而得之者片鱗半翮奉如珙璧惟公爲先子同歲生幸憐而校之余自戊辰及君同榜而君即之官于楚越六年而卒于官故不能詳君之生平今讀杭堇浦前輩所作誌銘知君之學優而政清讀其詩神韻才力皆有源流非苟作者惜乎不窺其全也君之子能讀父書君有後矣瀏陽之民有愛樹思君不忘矣余方將去杭爲題數行于冊而歸之輯寧輯寧勉乎哉

孟鄰堂文鈔序

楊農先先生四世清華一家先後入翰林者凡七人先

生獨以經史之學迪前旨後海内推文獻者必曰先生
珪生也晚選館時先生已登大年不獲親炙其光輝幸
從長君二思先生稱後進同官訓讀得其緒論心嚮往
之而未窺其全集也今年春先生之孫觀察君自鳳陽
守擢荊安監司瀕行出所藏孟鄰堂文鈔示予請爲序
日將以授梓珪乃得盡讀先生之文見其與館閣諸公
辯論史志侃侃不阿與齊次風先生論周禮貫串精覈
及經考史論數十篇皆卓然邁涌正出非本原淡厚烏
能亹亹汩汩沛乎若决江河而東注也裏帝論言官寺
之既易儲論辯忠懸之不諫尤具知人論世之識可爲

作史者法其他旌淑闡幽之作皆徵實可傳然則先生之學其不愧古之立言者歟豈徒以聲悅蟲篆之詞爲世禪雕龍者誇其焜耀哉

紫雲山房詩文鈔序

曹慕堂宗丞人質實孜孜爲善晚而志于道有超出塵表之思顧其生平不以詞章古文自鳴與之交者雖密如昆季亦不知其以文采暴著也公歸道山幾二十年其嗣君定軒給諫乃集公紫雲山房詩文鈔示予請爲序讀之乃知公由翰林起家洊歷卿尹詩則樂天文則敬軒犖犖無蟲篆雕刻之習如其爲人也其尤可不朽

老官御史時請建太學辟雍一疏越十年而
詔開圜池璧水于太學
高宗純皇帝思有人首言其事　詢知公姓名超擢
宗丞以奬言者豈不韙哉珪老矣撫今思昔不覺老成
典型如與公覿面也

慎餘齋詩鈔序

慎餘齋詩鈔四卷歸安葉辛麓方伯之所著也方伯與
予同辛亥生後于予五月與家仲君兄同庚午舉于鄉
與家竹君兄同甲戌進士以兵部主事起家出爲河南
守擢河東道與予同官于晉聯唫倡和君詩淸雅儁永

如其人及陳臬山左頡頏大吏直伸其道不詭阿端人也擢湖南方伯以在山左不劾撫藩降調來京不願外吏請修書自效盡心校勘逾年得疾甲辰秋年五十有四卒于邸寓未竟其用可惜也君精于易著易守若干卷言之有物予嘗閱其稾本實能發揮四聖之緼已而删改精粹惟繫辭傳下卷未成藏于家諸子皆能讀書繼業此四卷編修紹本示予予爲序之讀君詩如見我故人之心跡也悲夫

研經堂集序

吉渭厓鋸臺長珪十年而服官後于余兩科爲先後同

館其後又同直　尚書房交相得也今年癸亥君之嗣
君士璜明府以研經堂詩文稾示余而請爲序余卒讀
之其體雅正清和想見其平生葢公之爲人廉悍卓犖
詞氣侃侃由翰林改官御史洊至九卿衡文不苟闒人
稱之爲通人正邪律之書而不詭于理猶是儒家言也
君兄弟聯登玉堂而哲弟中推與珪感鴒河兄之先逝
同抱鴒原之歎者又觸予緒懷矣珪今年七十有三追
憶舊雨零星檢景又不勝掩卷而三歎云

成惟識論序

佛說轉識爲智又謂之第九淨白識即毘盧性海發大

光明圓鏡者也有漏聲聞以下虛空妄想結成世界此第八阿賴耶識所謂無始刧來輪迴種子昧者不知認賊作子者也等而下之無量欲生以六根著六塵而六識互用波羅巾結不可解矣其開爲之招引而送逆者則第七傳送識也欲成無上大乘衣珠本圓窮子自不見耳元奘法師糅十師之旨作成惟識論語簡而函富讀者不能窺其涯涘也西泠吳君爲之句釋一切微言奧義闡之如觀菴摩羅矣超塵師梓以覺世問序于余余于佛乘夙未參解不過略觀金剛楞嚴華嚴數大部輒以其理之大同者證之經云理可頓悟乘悟幷超事

非頓除須次第盡然則空假中三觀烏可缺一而遽云了義哉

送馮健一之官甘肅序

予識馮生健一于乙酉之夏既而以女妻之丁亥冬生來就姻湖北臬司署從之晉返都生以副貢充教習期滿發甘肅試知縣瀕行請予所以教之者噫予何以教生哉生從予二十年予何日不教生也凡予之所爲所言生之所心折與其所不足于予者比而思之皆不無有益于生者也无往不復者天之道生家故貧約二十年中歷喪祖母父母弟若妻可謂極人倫之困阨者矣

今始得一官其將責償于天而大鳴于人乎抑能自克于己而無惡于民乎孚服官數十年未敢刑笞一人未敢一日自朘生之所見也書曰御衆以寬又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雖聖人未嘗以智力自矜矣甘肅當屢創之後此上下恐懼修省而與民蘇息之時也一介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濟況親民之官乎醉飽囂怒之時不可以聽訟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老子曰天下有大寶三一曰慈一曰儉一曰不敢爲天下先何其言之眞切而有味也若夫升降盈虛之適有定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

而知道者可以自謚生不河漢乎言或亦弦韋之一助也

贈朱昆池序

朱生昆池將之官粵西來告行請予一言爲別予何以教生哉念生自丙午舉於鄉謁予于浙從所夕者幾二載今春予典春闈而昆池成進士一似重有緣者顧予之居官治事生見之多矣予何以教生哉生茲遠行初試縣事或有所疑于心夫居官者亦在于定其志端其始而已矣一介之儒奉

簡命親民事于萬里之外其任何重且鉅也孔孟孜孜

思以被之民者惟有司爲切昔由求賜分效于諸侯之大夫惟游夏不齊施之于一邑未若今縣吏之職備也

聖主承

天而治四海之民漢宣帝曰與吾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親民之官水旱疾苦呼吸上與

天通不可不敬也民之死生吏之賢不肖生平時亦嘗目擊而動心矣今身爲之而能刻刻不忘之乎能如是則雖在萬里之外猶昕夕也不則吾不能知之矣吾何以敘生哉書此以爲贈

邵雪崖先生八十壽序

命于清寧之間得山川之性者賢人也山川之性有質有章得其章者貴富得其質者壽考吳越名山水區也其尤明麗而秀粹者曰錢塘峯竺嶔嵌于西背江湖鏡奩于左右照以

天光龍鬱翠靡故其人多文藻通顯排雲蜚聲此山川之章乎外者也若其質則孔靜泔淡潔清廉岸爽猶常羊齊澂泮涣明德之士奇齡之人相游以天適其性眞此山川之內覯也惟我蘐邨同年之尊人雪崖先生似之先生自其上世由於越而遷錢塘也十有五世矣中亂卽嗜學于古今文章及詩家源流無所不究覽弱冠

爲名諸生又二十年貢于太學九罷省試數奇而業益
精門弟子日益進教授吳楚晉趙閒者數十年其與人
也久而不怠禮行義取克己恕物醇乎篤行君子也有
子三人紹其家學而仲子贊邮以戊辰成進士授館職
改官御史分校禮部典秦楚江南省試視學山西兩遇
皇太后萬壽覃恩
誥封先生如其官初先生游晉最久館于介休馬氏縣
之人敬稱之曰先生及贊邮之爲學使也知者咸慶幸
曰卲先生有子先生將復來是足爲先生榮而贊邮往
迎先生先生曰噫昔我爲一家人師十年去後幸無惡

名今兒將爲一方師三年愼哉毋貽乃父辱耳吾老矣不負此湖山勝也終不往噫嘻先生眞得山川之內者而乃以其餘付之若子也歲丙戌先生年八十矣蕢郵陳情將歸爲先生壽其同年友猳而言曰吾友蕢郵二十年其人純粹以和如初相見其受教于先生者可以覲先生矣昔者衛武公行年九十而作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傳者曰抑抑密也蓋古之審道德而徐就暇者其表裏緻密而莊敬廉隅也如此其十章曰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其欲然自少而慈其子孫也如是然則蕢郵之歸樂可知也乃作湖山之歌二章使歌以侑酒

一歌曰湖山之質兮玉潤而中堅翁來遊兮以月以年策邛竹兮山之間鏡芙蓉兮酡顏千秋湛湛兮樂翁之天

再歌曰湖山之章兮裘沙而錦襮瓊糜粻兮黃金勺湖瀲灩兮山綽約子笙歌兮孫鼓咢舞婆娑兮翁矍鑠積善衮衮兮壽且樂

楊母張太孺人壽序

汀屬連城之南百里而遙有邨曰芷溪倚山而環流其居人族蕃而風醇者楊氏爲最予昔眂學于閩歲科兩試連城之楊生童不下數十人有登瑯者歲癸卯以優

送楊生入都考充八旗教習報滿引

見以教職用今年秋七月楊生歸過杭來謁予且請曰登璐不肖幼孤母張實撫教之遠遊數年甫得一冷官不足以揚親今年冬十月朔母六十有一設帨之辰惟夫子錫一言登璐將歸上壽光屏障而報慈暉也予曰予家夙有陰德汝祖之賢著于吾兄竹君先生之銘猶憶在京師時予詢汝族居之雖睦升斗不外求而足供終歲之需詩書之聲相聞母世母先後五人怡怡無詬誶諸孫則相爲劬負而飴哺也予慨然曰子何舍此至樂而珞琭于數千里之外邪今使子得治民之職宦遊

四方即奉迎汝母踰山越川而就養去其宗族田園之故汝之親不樂也今以學官歸仕于鄉邦遠不出數百里服輿拕舟計日而達無倉庾獄訟之責以其暇日與同志好修之士講孝弟而研經書溫凊不缺䄂華閒歛所謂養志者非邪雖有軒冕駟馬之榮不以彼易此也汝母守節而達于義汝歸以斯言與汝兄弟跪而誦之其必攝然忻然曰兒其善體汝師之言可以保汝祖之積累而卜餘慶于無窮矣登聯曰善夫子教我願書之以爲母壽